

世界文学小丛书

这次我演 什么角色



这次我演
什么角色



《世界文学小丛书》

这次我演什么角色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这次我演什么角色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6.16印张

120千字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700册

统一书号: 10263·021

定价: 1.10元

出版说明

随着党的两个三中全会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四化建设蓬勃发展，神州大地欣欣向荣。我们中华民族正意气风发地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开拓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迫切需要全面地认识世界，了解外国的社会与文化，从中吸取精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而有分析地广泛阅读世界各国的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有效途径。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特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世界文学小丛书》。

《世界文学小丛书》由《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着重介绍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优秀文学作品，其中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顾散文、诗歌、戏剧等其他体裁。

《世界文学小丛书》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文艺工作者、外事干部以及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为读者对象；内容通俗易懂，文字浅显

优美，可读性较高。为帮助读者了解本丛书所介绍的作家，还配有作者简介等辅助材料。

《世界文学小丛书》将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每册约十三万字，便于读者公余闲暇携带阅读，在惜时如金的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合理地支配和使用自己的时间。

《世界文学小丛书》是《世界文学》编辑部向广大青年读者介绍现当代外国文学的一种尝试。不当及谬误之处，敬请各界读者不吝指正；有关选材、译文、编排、装帧等各项事宜，也欢迎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意见，以便今后不断改进提高。

《世界文学》编辑部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4年11月

目 录

库·冯尼格

- 这次我演什么角色.....傅惟慈译(1)
哈里逊·贝杰龙.....傅惟慈译(22)
艾皮凯克.....傅惟慈译(33)
无法管教的孩子.....傅惟慈译(46)

杰·梯·麦克因托史

- 美国制.....朱荣键译(66)

雷·布雷德伯里

- 毕加索之夏.....龚厚泽译(118)
夜深沉.....龚厚泽译(128)

杜·卡波特

- 米里亚姆.....叶坦 谢力红译(137)

菲·罗斯

- 犹太人的改宗.....陈元璋译(156)

约·契弗

- 巨型收音机.....黄继忠译(179)

舍·安德森

- 鸡蛋.....郑启吟译(197)

- 作者简介.....(212)

这次我演什么角色？

库·冯尼格

傅惟慈译

经过表决，我参加的那个业余剧团——北克劳弗尔德假面假发俱乐部，决定这年春季上演田纳西·威廉斯^①的《欲望号街车》。一向担任导演的多蕾斯·莎耶声明这次她不能导演了，因为她妈妈病得很厉害。她还说，即使她可以没灾没病地活到七十四岁，可也不会永远不死，所以俱乐部早晚还是得另外培养一些导演。

就这样，导演的差事落到我头上了，尽管过去我唯一导演过的是怎样安装经我手卖出的成套的铝制御风窗户和窗挡。我干的就是这一行，推销御风门窗，有时候也捎带卖一两件浴盆围屏。讲到演

① 田纳西·威廉斯(1914—)，原名托马斯·兰尼尔·威廉斯，美国剧作家。

剧，我在舞台上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不是管家就是警察；至于这两种角色究竟哪个更重要，我倒没研究过。

在我答应导演的职务以前，我提出了一大堆条件，首要的一条就是一定得让我们独一无二的真正演员哈里·纳什在这出戏里扮演马尔伦·布兰多的角色。为了让你们对哈里塑造人物的才华有所了解，我这里不妨说一下他在一年之内连续扮演过的不同角色。首先是《凯因舰叛乱》中的奎格舰长，其次是《林肯在伊利诺斯州》里的亚伯拉罕·林肯，最后又在《月亮是蓝色的》一出戏里担任了那位年轻的建筑师。接着在下一年，他又在《千日女皇》中演亨利八世，在《归来吧，小舍巴》中演医生。我这回导演《欲望号街车》看中了他，一定叫他扮演马尔伦·布兰多。开会的那天哈里并没有表示他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角色。他从不参加任何会议。哈里性格非常腼腆。他不参加会议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别的事；他还没有结婚，他不同女孩子出去闲逛——就连要好的男朋友他也没有。不论什么样的集会他都不出席，因为要是手里不拿着剧本，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第二天，我只好到哈里当小职员的路易五金店跑一趟，当面问问他是否肯演这个角色。在去五金店的路上，我顺便到电话公司去了一下。电话公司要我交付往檀香山打的长途电话费，我告诉他们不该要我缴费，我这辈子从来没往檀香山打过电话。

电话公司柜台后面坐着一位漂亮姑娘，我过去从来没见过。她向我解释，公司最近安装了一台自动计费机，这台机器有一些小毛病还没有完全排除，因此时时弄出差错来。“不仅我没有往檀香山打过电话，”我告诉她，“我想北克劳弗尔德没有一位居民往那里打过电话，将来也不会。”

于是她就把这笔电话费从我的账单上勾销了。我问她是不是北克劳弗尔德附近的人。她说她不是。她说她是最近随着这台新安装的自动计费机一起到这里来的，为的是教会本地的女孩子如何照管这台机器。“是啊，”我说，“只要机器需要有人跟着，我想是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什么？”她问。

“什么时候机器自己向各地发货，”我说，“那时麻烦就要来了。”

“啊，”她只是叫了一声。她对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我很怀疑她会对什么事感到兴趣。看起来，这个姑娘脑子有点迟钝；她自己就象架机器，电话公司的一架殷勤有礼的自动机器。

“你在这里要呆多久？”我问她。

“我在每个城镇呆八个星期，先生，”她说。她的眼睛非常蓝，但是那里面并没有希望或者好奇的闪光。她告诉我两年来她一直这样从一个城镇转到另一个城镇，不论到哪儿都永远是个陌生人。

这时候我忽然有个想法：这个姑娘在那出戏里扮斯苔拉倒满不错。斯苔拉是我想让哈里·纳什扮

演的马尔伦·布兰多的妻子。于是我告诉她，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对演员进行一次面试，如果她愿意来试一试的话，俱乐部将非常欢迎。

她露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说话的语气也比刚才热情了。“你知道，”她说，“这还是别人第一次邀请我参加团体活动呢。”

“是啊，”我说，“想要很快地结交一些规矩、正派的人，莫过于同他们一起演戏了。”

她告诉了我她的姓名。她叫海伦·肖。她说没准她会叫我大吃一惊——也叫她自己大吃一惊的。她说她多半会去参加面试的。

你也许会认为哈里·纳什这样演了一出戏又一出戏，北克劳弗尔德的观众会倒了胃口吧？但事实是，北克劳弗尔德很可能对他的演戏才能永远也欣赏不够，因为一上台，哈里就完全不是他自己了。只要北克劳弗尔德中学体育厅舞台上的褐红色幕布一拉，哈里就完全投入了剧本中的人物，完全变成了导演叫他表演的角色。

有一次有人建议哈里去找个精神分析医师谈一谈，说不定他的真实生活也会变得更有光彩一些，会成为一个重要人物——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讨上老婆，也许还能捞上一个更好的工作，不必在米勒五金行当周薪五十块钱的小职员了。但是就我个人来说，除了全城的人早已熟悉的事实外，我不知道精神分析学家还能在他身上挖出什么新鲜东西来。哈

里的麻烦是，他在襁褓里就被扔在唯一神教派教堂门口，他从来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当我在米勒五金行里告诉他我被指派担任导演，我需要他扮演一个角色时，他回答的是每次人们邀请他演出时他惯常回答的话——要是往深里想一想，你就会觉得他那话有些凄苦的味道。

“这次我演什么角色？”他说。

这样，我就在每次进行面试的地方——北克劳弗尔德公共图书馆的二楼，叫每个演员做了一次表演。前任导演多蕾斯·莎耶亲自来给我传授她的宝贵经验。我们两人坐在二楼的宝座上，想当演员的人都在楼下等着。我们一个个地叫他们上楼来面试。

哈里·纳什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虽然这纯粹是浪费时间。我猜想，他到这里来是因为不想放弃这短的一会儿表演机会。

为了叫哈里高兴，也为了使我们自己开心，我们让他读了一段台词，从他痛打自己老婆的一段开始。哈里的演出可以说是一出完整而精彩的短剧，就连剧作家本人都没有写出来。比如说，田纳西·威廉斯在原剧中就没有让这位体重一百四十五磅、身高五英尺八的哈里一拿起剧本，体重凭空又增加了五十磅、身体又长了四英寸。哈里那天穿的是一件双排扣、后摆打褶的小学生毕业礼服上身，系着一条漂亮的红领带，上面还别着一个马头饰针。他把上衣脱掉，摘下领带，解开领扣，背对着我和多蕾斯一站，先为进入角色酝酿情绪。他的衬衫虽然很

新，可是背后却有一个大口子。这是他有意撕的，为了从一开始就更符合马尔伦·布兰多的形象。

当他再转过脸来对着我们的时候，他变得高大、漂亮，外加上有些傲慢、残忍。多蕾斯朗读他妻子斯苔拉的台词。哈里开始欺侮起这位老奶奶来，弄得连她自己也觉得她就是那个怀了孕的可爱少妇，不幸嫁了个要把自己打个脑浆迸裂，只有兽欲、不通人情的大猩猩。她叫我也相信了事实真是这样。我读的是斯苔拉的姐姐布朗什的台词。哈里也把我吓得够呛，倒仿佛我真的是个芳华已过、纵饮无度的南方美人似的。

演完了这一场，当我和多蕾斯象是逐渐从麻醉中缓醒过来，激动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的时候，哈里把手中的舞台脚本一放，穿上上衣，系上领带，又恢复成一个庸碌平凡的五金行小职员了。

“我演得——演得还成吗？”他说，倒好象他肯定我们不会分派给他这个角色似的。

“怎么说呢，”我说，“第一次演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你看有没有可能让我担任这个角色？”我真不懂，为什么他总是装做没有把握分配到一个角色似的，但他说这话一点儿也不是作假。

“我们演这出戏主要就要靠你了。我这么说绝不是夸大其词，”我告诉他。

他高兴得要命。“谢谢！太谢谢了！”他一边说一边摇动着我的手。

“楼下有没有一位漂亮的姑娘？”我说。我指的是海伦·肖。

“我没有注意，”哈里说。

我们发现，海伦·肖还真的来参加这次面试了，可是多蕾斯和我却差点儿急得要哭出来。我们原来以为北克劳弗尔德假面假发俱乐部终于找到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姑娘，送上舞台，不必再象过去那样用一个风姿全无的四十岁老娘们来代替妙龄女郎了。可是真没想到，海伦·肖一点儿演戏的才能也没有。不论我们叫她读什么角色的台词，她总是那个摆着同一副笑脸、应酬任何一个查询电话费的顾客的女孩子。

多蕾斯想辅导辅导她，叫她理解剧本里的斯苔拉是个非常热情的少女，斯苔拉爱上了一个大猩猩是因为她需要一个大猩猩。但是海伦还是照老样子读了一遍台词。我想就是一座火山爆发也不会惊动她，叫她“噢”的一声喊出声来。

“亲爱的，”多蕾斯说，“我想问你一个有关你个人的问题。”

“问吧，”海伦说。

“你恋爱过没有？”多蕾斯说，“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她接着说，“如果你回忆起过去的一次恋爱，你表演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些激情。”

海伦皱着眉头，努力思索着。“怎么说呢，”她说，“我总是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你知道，凡是我去的公司，所有的男人差不多都结了婚，我

去哪个地方也呆不长，从来没有认识几个没有结过婚的人。”

“那么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呢？”多蕾斯说，“在学校里最初的恋爱，还有以后同别人谈恋爱的事？”

海伦使劲儿想了半天，最后说：“就是上学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也没有呆长过。我父亲是个建筑工，老随着工地转，所以我对哪个地方总是不是在说‘哈罗’就是在说‘再会’。说这两句话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唔。”多蕾斯说。

“爱上电影明星算不算？”海伦问，“我不是说在现实生活里。我一个电影明星也不认识。我是指银幕上的。”

多蕾斯看着我，转动着眼珠子。“我想这也可以算是一种爱情，”她说。

这时海伦的情绪显得有些热烈了。“有不少电影我常常看了一遍又一遍，”她说，“幻想我同电影里的男明星结了婚，不管是哪个明星。电影明星总是同我们在一起，不论我们走到哪儿，总可以见到他们。”

“嗯哼。”多蕾斯说。

“好吧，谢谢你，肖小姐，”我说，“你先到楼下去，跟大家一块等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就把结果通知你。”

我们又开始搜寻另外一个斯苔拉，但是我们就是找不到。俱乐部里没有一个女人身上还带着青春

的露珠。“我们只有布朗什们，”我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有能扮演半老徐娘布朗什的——斯苔拉的芳华已过的姐姐。“生活就是这样，我想——二十个布朗什对一个斯苔拉的比例。”

“而在你找到了一个斯苔拉的时候，”多蕾斯说，“你却发现她连爱情是什么都不知道。”

多蕾斯和我最后决定，只有一件事我们还可以试一试。我们可以叫哈里·纳什同海伦一块儿对对台词。“说不定他会叫她冒出一点热气来。”我说。

“这个姑娘的身体里根本就没有热气。”多蕾斯说。

于是我们向楼下面喊了海伦一声，叫她再上来一下，我们又叫人把哈里找来。面试的时候，哈里从来不同别人坐在一起——排演的时候也是这样。只要他的戏一完，他就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他听得到别人叫他，别人却看不见他。在公共图书馆考试的时候，他一般总是躲在工具书阅览室里，翻看字典前面的各国国旗消磨时间。

海伦回到楼上来，我们发现她刚才一直在哭，感到很同情，也很惊讶。

“噢，亲爱的，”多蕾斯说，“噢，我的——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亲爱的？”

“我演得大糟了，是不是？”海伦耷拉着脑袋说。

多蕾斯说的是业余剧团里任何一个人见到有人流眼泪时都会说的话。她说：“怎么能这么说，好极了，亲爱的——你演得精彩极了。”

“不是的，我演得太糟了，”海伦说，“我只不过是一只两条腿的冰箱，这我知道。”

“谁看见你都不会这么说，”多蕾斯说。

“只要他们认清楚我，就会这么说的，”海伦说，“只要他们认清楚我，他们说我的就是这句话。”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我自己也不愿意象现在这个样子，”她说，“可我没法不那样，我一辈子过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唯一的爱情体验就是在那些狂乱的梦境里——在我梦到电影明星的时候得来的。在现实生活里只要我遇见一个体面的人，我就觉得自己好象是罩在一个大玻璃瓶子里，好象不论我怎么努力也摸不着他。”说到这里，海伦往四周推了推，仿佛她真的是在一只大瓶子里似的。

“你问我是不是谈过恋爱，”她对多蕾斯说，“我没有，——但是我真是想啊。我知道这个剧本的内容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斯苔拉应该有什么样的感情，为什么有这种感情。我——我——我——”她想下去，可是却被泪水哽噎住了。

“你要说什么，亲爱的？”多蕾斯温柔地说。

“我——”海伦说，她又用手推了推幻想中的玻璃瓶。“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

楼梯上咕咚咚地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听起来象一个穿着铅底厚鞋的深海潜水员正在往楼上走。上来的是哈里·纳什，他正在把自己变成马尔伦·布兰多。他一下子闯了进来，简直可以说是拖着脚进来的。他这时已经深入到角色里，所以一看到这个